

更深的信靠—抗 NMDA 受體腦炎家屬見證

在 2013 年的 8 月下旬某天，14 歲女兒恩國二升國三暑假正放假在家，她有點發燒和想嘔吐症狀。早上我先去辦公室處理一些事，突然接到電話說恩在浴室昏倒了。我趕緊回家一路禱告，在樓下看到救護車已到。我和他們一起上樓，看到恩被抱到客廳沙發上失去意識，半邊臉已摔得瘀青。我在她耳邊喊：『奉耶穌基督之名，令昏迷離開恩』。她清醒了睜開眼睛看我一眼，接著被送上救護車到新竹馬偕醫院急診室。在急診室檢查時她意識已都清楚，有點發燒打完點滴觀察後就回家休息。醫院排幾天後再去門診，我以為沒事了，卻是試煉正要開始。

在幾天後到馬偕門診時，我覺得她的精神特別亢奮，會重複講同一件好笑的事。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，接著門診後第二天，恩又輕微發燒，接著她說很痛苦，她的腦袋跟以前不太一樣，從來沒有過的感覺，腦子裡會聽到一個聲音一直重複，右手痠痛，東西吃不下，開始說話發音有問題。我要她開始自己爭戰，但她不肯。我先讓她聽江秀琴牧師的爭戰得勝之方講道，她邊聽邊哭，跟我說媽妳會不會羨慕上帝這樣使用這牧師。因為恩這些話，讓我稍微放心，也一直支撐著我，因為我覺得她雖然還沒受洗也約一年多沒跟我去教會，但心裡還記得神。我跟自己說聽內在生活講道這些久，是考驗我根基的時候到了。

接著她到馬偕照腦波，沒發現異常。我在想是否是那天在浴室昏倒頭部撞到受傷了，去台大新竹分院照腦部斷層掃描，也沒發現有甚麼問題。馬偕和新竹分院醫師也都不清楚是甚麼病，建議再觀察看看。但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，我請人發代禱信請大家代禱。接著她能發出來的音越來越少，我們先到台大新竹分院急診室等病床住院，在急診醫生診斷下懷疑是否是癲癇。這使我想起耶穌醫治癲癇病人的經文，當時我心一直想帶她去受洗。那時我看她痛苦流淚，已不太能發音說話，我問她是否聖靈感動流淚她點點頭，我心裡有倚靠，因為她還記得主。

住院期間除了剛睡醒時，可以說一些簡單的話，大部分時間雖然意識還可以，但能發音說話的時間卻越來越少。常有一邊臉頰會不自主抽動，嘴持續幾分鐘稍微歪一邊的現象，但未發作癲癇。醫生診斷不出病因，我繼續讓她聽聖經和內在生活講道，記得她聽到裡面有講到恐慌症時，她又淚流滿面。我問她是不是她覺得有自己有恐慌症，她點點頭。但慢慢的，她開始記不得主了，我覺得我快失去支撐的力量了。我不知道會不會失去她，當時在新竹醫院停車場停車時，我記起恩生病前我正讀到約伯記，我跟自己說：『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』。

後來，新竹醫院認為也許是精神或心理方面問題，先出院再安排轉到精神科門

診治療。然而出院當晚在家第一次發作癲癇，我們送她到新竹馬偕醫院住院，期間抽骨髓液檢查，這時腦波檢查已出現慢波，她的精神狀態出現了改變。她開始有躁動現象，我問新竹馬偕醫院的牧師，是否能安排她受洗。他問我在哪個教會聚會？這時我在勝利堂聚會但未參加小組，我打電話到勝利堂希望能安排她受洗，牧師請勝利堂姐妹來看她，找負責學生事工的傳道人和她談話。但恩已無法交談。我跟他們提到是否能趕鬼禱告，她們持續電話關心情況和代禱。我之前在錫安堂聚會，錫安堂姐妹來看她，幫她抹油禱告，送她兩張經文卡，我放在恩的枕頭下。這時恩的學校導師來看她，我才知道她是基督徒在北門聖教會聚會，我跟她說想讓恩受洗。她找牧師來禱告，接著星期日下午跟醫院請假，我們帶恩到北門聖教會受洗。牧師問她願不願意時，她無法發音回答，只用點頭表示。受洗後，在車上恩突然一直說話，雖然我們聽不懂她在說甚麼，因為她無法正常發音，但我們知道她很感動。後來那天下午突然她說一句正確發音的話：『媽，辛苦你了！』。那天情況好些，我好高興，她受洗了，我的希望又重新回來了。

但接著她躁動頻率越來越高，且出現暴力傾向，一直要走出病房並踢床。好像有被害幻想症，被護士們綁在床上，開始服用癲癇藥物，也照過腹部超音波，沒發現異常，馬偕醫院小兒科和精神科一起會診，但查不知病因。她情況持續惡化，我們決定先出院改到林口長庚醫院掛癲癇科看門診。看門診時她精神狀況不穩，她一直處於很害怕的情緒，一直有脫序行為，比如說要脫衣褲。醫護人員覺得應該是要到精神科，但還是先安排到腦神經科住院。因為要排病床，先回家等通知。但她的精神狀態日益惡化，一直要有人看著她，她一醒來無論是白天或半夜不是要開門就是要開窗，一直想往外衝。我常抓不住她，我們把家裡門窗都鎖緊了，怕她跑出去，這段時間她好像已不太認得我們，也不記得要如何開門窗的鎖，所以還好沒跑出去。但我們很驚惶，我覺得我快崩潰了。

錫安堂牧師 emai 給我說有一位姊妹的女兒之前生病，情況可能跟恩類似，她會請她來看恩。後來，兩位姊妹來我家，為恩禱告並分享其中一位姊妹女兒的見證並告訴這是屬靈爭戰。這位姊妹的女兒靠著他們夫妻倆不斷的爭戰禱告，在發病後約半年已經痊癒。雖然不確定她女兒是否和恩病情相同，但給我很大的鼓勵。另一位姊妹為她趕鬼禱告，看到有不好的靈在恩身上，她送我一瓶膏油，要我時常為恩抹油禱告。他們也說可以找愛修園同工幫忙趕鬼，那天他們回去後，恩的情況有好些，晚上會自己正常的走到客廳和我們坐在一起，但也開始無法控制自己的如廁能力。

接著，隔天早上有朋友來看她，但朋友是其他宗教。接近中午時，她開始吼叫，接著癲癇發作，我們立即送她到新竹馬偕醫院。那天她眼神很奇怪，眼睛一段時間往上吊。在馬偕病房了，我想起前天姊妹的話，我偷偷附在我先生

耳邊很小聲地說：『我覺得是那是附在她身上的靈做的。』。這時恩突然說話，但是是一個很粗男的聲音說：『你們在說麼？』。接著恩力氣很大的扯她打點滴的線把站立的點滴架都扯倒了。我非常驚訝，因為我覺得那不是她在說話，因為又能正常發音但卻是男的聲音。這時接到長庚醫院電話說有病床了，我們準備一些東西要轉到長庚醫院，我一邊打電話跟前天那位姊妹說：『你說的那個靈，今天有顯出來了。』，她說不要怕：『你是有能力可透過禱告趕走牠。』

在到林口長庚醫院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如何趕鬼的事。到院問完診後，醫生要想辦法先控制癲癇再查病因。後來先施打癲癇藥物和抽血檢查，抽血後某個指標很高，再度抽腦脊髓液檢查，並要開始做 24 小時腦波監控。在準備做腦波監控貼腦波貼片時，我跟貼片護理人員提到基督教和趕鬼的事。很巧她正好是真耶穌教會教徒。我對真耶穌教會並不陌生，在我去錫安堂聚會前，我都是聽他們的電視講道。從電視講道中學會了說方言，她說他們有長老可以來替恩趕鬼禱告。他們來了，用悟性禱告也用方言禱告替恩禱告，也告訴我他們每個星期天晚上在醫院一樓神經內科門診區有佈道會，可以帶恩去聽道。

在醫院用打癲癇藥物後，恩的癲癇控制住了，但接著恩的情況從躁動變為整個人癱瘓，並且她已也不認得人，只有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嘴巴可以吃東西，但對周遭發生事情已無反應。右半側肢體常會不自主抖動，醫生說從抽血和腦脊髓液中已驗出是一種罕見疾病—抗 NMDA 受體腦炎，並說要有心理準備可能要長期抗戰。確定病因後，醫生和我們討論接著治療方式有兩種選擇，打免疫球蛋白或做血液透析。因為恩肢體會抖動，做血液透析較危險，醫生建議先打免疫球蛋白。

我一開始去長庚醫院時，我想禁食禱告，早餐沒有吃。但看到女兒毫無進展，我每天還是憂憂愁愁的。幾天後，我想通了，這樣下去不行，既然是個屬靈爭戰，我的靈要剛強起來，我要按時吃飯儲備體力，開始正面迎敵，不能未戰先降。所以那天我第一次離開病房區，到長庚地下街吃了一碗麵，心裡很喜樂，回病房沿路一直唱著詩歌。那天我覺得恩開始有好一些，雖然恩對周遭事物沒有反應，我開始放聖經和內在生活講道給恩聽。在醫療方面，在施打一個療程的 5 次免疫球蛋白後，恩的不自主抖動有比較好，但意識方面依然對周遭事物毫無反應，四肢開始變瘦萎縮。我不知她何時可以恢復，在這段期間，我雖失望，但不致絕望，主耶穌一直是我的希望。

在恩住院期間，星期天晚上我都帶恩去長庚院內真耶穌教會的佈道會，常來協助我推病床或輪椅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阿嬤。我覺得她好美，我驚訝於她年紀這麼大，卻如此喜樂每星期轉好幾趟公車來這裡服事。我也帶恩去參加醫院內的長庚禮拜堂聚會，醫護人員常擔心我帶她去，怕有緊急情況，但每次她雖然一開始排斥去，但到了聚會處，總是能安靜的待著在這當中。另外，我記得在電視上

曾看過桃園中央教會著軍裝趕鬼醫治的介紹。我打電話給他們，希望他們能來替恩趕鬼禱告。他們穿著軍裝來禱告，雖然當時恩還對周遭不太有反應，但禱告時我覺得恩覺得身體熱起來，不想蓋被等。

後來真耶穌教會說有個三天晚上靈恩佈道會，他們可以來長庚載病人過去台北會堂參加。我想帶恩去參加教堂，覺得教堂裡可能神的恩賜較強，我很感謝主治醫生同意讓我們帶她去。晚上當時我把她抱到輪椅上，帶她去參加靈恩佈道會。抵達時，靈恩會已開始，他們把她的輪椅推到最前面講台前，這時台上主持人剛好講完，大家拍手歡迎演講者上台。這時我開始發現恩不一樣了，她跟著大家一起拍手，這是她這段時間來第一次對周遭環境有反應會跟大家一起拍手。會後好多人跑來跟我們問候，說會替我們代禱。到了第三天靈恩會時，去的時候我們抱恩坐在車子後座靠左邊位子，我坐在後座右邊，車子到了我先下車拿輪椅，要從右邊抱她出來，當我拿好輪椅再開車門時，我發現恩已自己移動身體到右邊位子，我好高興，她的身體已經有力氣可以自己移動了。

接下來她開始不斷進步，我開始教她講話，我讓她看著我的嘴教她發音，發”爸爸”和”耶穌”，別的音她發得不好，但她最先學會說”耶穌”。我好感安慰，因為我覺得救恩已從她口中發出來。我慢慢教她說話和教她識字，把錫安堂姐妹給她的兩張經文卡給她看，我把經文卡顛倒過來拿給她看測試她，那時她雖看不懂字，但她會把經文卡轉回來正位置。接著我拿起來滿福寶跟她一起念，一邊教她練發音，一邊教她識字，我覺得她發音和識字的能力慢慢的恢復了。我帶她去禮拜堂聽道時，我發現牧師講笑話時，她會笑。但我不知她是否已恢復對人事物的記憶？我還是每天讓她聽聖經和內在生活講道，有天她在聽內在生活講道時睡著了，可能聽太久了，睡夢中我聽見她喊『好了好了，江秀琴不要再講了。』。這時我知道了，她的記憶會恢復的，因為她連牧師的名字都記起來了。

這段期間她也一直在做復健，因為她還無法自己走路，需要做復健怕肌肉萎縮並訓練手腳活動，勝利堂牧師和師母來看她時，她正在復健室做復健。這時手指還無法可以運用自如拿起積木，師母替她禱告時她淚流滿面。有天早上她睡醒後，突然摸著尿布問我說這是甚麼，我說是尿布，她說她不要穿這個，她要自己去上廁所。然後我扶她下床，她突然可以自己走路了，接著她的身體功能都恢復了。但記憶方面還未完全恢復，時空地點她會混亂，她常以為自己在香港也分不清白天或晚上。她開始要看手機，有一天我們接到她朋友媽媽的電話說，恩送 email 給她的朋友說她人現在在香港做復健，這時我們才知道她也會用她手機打字傳 email 了，醫生說她恢復得非常快。

儘管如此，她在記憶和情緒控制尚未恢復，她像小孩子一樣無法控制自己情

緒。心裡想甚麼就說出來，想做甚麼就要馬上做，無法滿足她時就脾氣暴躁地大吼大叫，完全不管旁人的眼光，常跟醫護人員吵架。每天晚上睡覺會一直說夢話，我們想先帶她出院在家療養看看。回家後第一天，因為她還服用類固醇治療，一直會想吃東西，要吃的東西沒有立刻送上來，就會大發脾氣。結果第一天回家晚上，整夜鬧不停，樓下天主教鄰居第二天也上來替她禱告。再來幾天更嚴重，只要不順她的意，就摔音響，電腦等等，在家太危險了。我們再度緊急送她回長庚醫院，因為尚未有病床，醫生先排她住在腦中風區，整晚她大吵大鬧，吵到其他病人，被移到另一間。一個腦炎病人可以好幾天日夜都不睡，然後再好幾天日夜都在睡覺，我們照顧到心力交瘁，不知她何時會好。

在做檢查後發現她血液內抗體的濃度還是相當高，我們準備讓她做血液透析來把這抗體洗掉。因為做透析時，不能有躁動的現象，否則若管子脫落，血液流出來，會有生命的危險。以她那時躁動到需要被護士綁在床上的情況，做血液透析是相當危險。第一次做血液透析時，是排在早上，醫生怕她會躁動，先幫她打了兩支鎮定劑。但鎮定劑對她起不了作用，她到透析室後大吵大鬧，護理人員靠近她，她就踢人，很多人過來幫忙，但制服不了她。我禱告但還是沒辦法，最後無法做，先回病房，他們下午在排一次看看能不能做。那時我趕快打電話給真耶穌教會一位弟兄跟他說明這情況，他問下午預計做透析的時間，她請一位姊妹 po 在他們禱告網上徵求那段時間可同步代禱者。那姊妹說有二十幾個人回應可同步代禱，下午恩再去做時，沒有打鎮定劑，她安安靜靜地在床上一邊做透析一邊看手機，和早上情況判若兩人，連他們透析室主任都過來說怎麼跟早上差這麼多。我見識到了同步代禱的功效，醫生說要做十次透析，我每一次都請他們同步代禱。漸漸的那段時間我似乎學會了如何利用禱告安靜在神面前，請聖靈去幫我處理事情。

這期間雖然弟兄姊妹的代禱使恩可以順利的進行血液透析，然而進行多次血液透析後，她的躁動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。這使我體會到屬靈的爭戰不能單單只靠藥物，我知道靈性必須再度剛強起來，我又開始整天放聖經和內在生活給恩聽。再度我發現當我靈開始剛強起來時，恩的躁動情況開始有了改善。在這期間，也有我們認識的耶和華見證人朋友來探訪她，台北哈利路亞教會病房探訪時唱流行歌給恩聽和幫我們禱告，恩很喜歡。

在這當中，恩的症狀常連續幾天都不睡覺，然後一連睡好幾天，照顧的人就很累。因為無法像她一樣幾天不睡。她不睡覺的時間大都會吵著要離開病房到處逛。我記得夜裡，我推著輪椅帶她到長庚地下室逛，夜裡地下街沒有幾個人走著，空蕩蕩的走廊，我和她常在那裏徘徊。她下去上來後，沒多久，她又吵著要下去逛，因為那時她的記憶無法記得才剛發生的事，我常整夜來回的推她輪椅走著，也曾去跟醫護人員抱怨，為何找不出藥來讓她睡覺。記得有天夜裡推她

再往地下街走廊走著，當時身體非常疲憊，她又在輪椅上大吵大鬧，我受不了，覺得不想活了，想推她一起去撞牆，從她生病來第一次有這個念頭。就在那一瞬間，應該是聖靈讓我想起，就在恩生病前，我才印了一張保羅受苦事蹟貼在我書桌前。那時我想起了保羅所受的苦，他被石頭打，被棍打三十九下好幾次，在水裡掙扎 24 小時等等，然後想想我也不過不能睡覺而已，也沒甚麼。有些教會的人不也通霄禱告不睡覺嗎？這時的我彷彿從地獄到了天堂，前一刻身體疲累通通不見了，我又開始輕快的推著她，邊走邊大聲的唱詩歌。回到病房後，很奇妙的，她聽我的話乖乖的自己在床上，讓我睡了約一個多小時到天亮。這次經歷讓我後來讀到大衛在詩篇寫的『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；我的心切慕你。』。我覺得我體會到這句話了，為何在乾渴無水之地，不是渴想水，而是渴想祂的恩典，那時祂恩典特別的甘甜。常常我走在長庚的地下到總是哼著詩歌，因為這使我的靈可剛強起來。

血液透析療程結束後，醫學治療已告一段落了。這時她的記憶和躁動情況和先前比起來雖已經好很多，但離正常人的情況還有一些距離，但看似一小段距離卻不知需要多久才能恢復，她必須恢復才有辦法過正常的生活。醫生說不知何時會完全恢復，我又陷入無助的情況，但這時神藉著參加聚會，別人為我們禱告時，告訴我耶穌醫治人時大部分耶穌會對人說你的信救了你，而不是說我救了你。

我查了聖經相關經文

有人用褥子抬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。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癱子說：「小子，放心吧！你的罪赦了。」

耶穌對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女人說：「女兒，你的信救了你；平平安安地去吧！」

耶穌對瞎子說：「照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吧。」

耶穌對管會堂的耶穌對：「不要怕，只要信！你的女兒就必得救。」

耶穌對瞎子巴底買說：「你去吧！你的信救了你了。」

耶穌對十個長大痲瘋的一個說：「起來，走吧！你的信救了你了。」

耶穌對那抹香膏的女人說：「你的信救了你；平平安安回去吧！」

這時我明白了，要救我的女兒要靠我的信心，我的信心到哪裡，她的恢復程度就到哪裡。但我的信心常常起起伏伏的，要如何建立信心，所以我開始把握每個機會，真耶穌教會星期天晚上的佈道會，講員總是講醫治的見證，每次聽完後信心大增，我會推著恩去聽。長庚醫院內禮拜堂講道，我也盡量推她去，有一些教會弟兄姊妹來病房禱告，每次禱告我聽到“信心”總是被震撼，每次讀到相關經文時，這個“信”字總是跳出來。然後我知道不同教會裡的弟兄姊妹也在不斷替我們禱告。我的信心一點一滴的建立起來，我覺得我信心的城越建越高，

恩的病也越來越好。

2014年4月的復活節，恩可以跟我到竹北體育館參加復活節敬拜，這時她痊癒並已復學。

這次經歷，我感謝許多教會和弟兄姊妹的代禱和幫忙，雖然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教會，彼此在教義上或許有些爭論，我以前也曾困惑過。但我後來覺得只要教會有這兩個特質：『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—你的上帝。』，『要愛人如己。』，就都是一家人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林口長庚醫院的醫療團隊，能診斷出病因和提供相關專業醫療。我也感謝台大新竹分院和新竹馬偕醫院，雖然未能確定病因，但我想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，讓我深刻的記得這些經歷，也希望這些經歷可成為別人的祝福。我也要感謝我的同事和朋友，在這段時間給我的幫忙和鼓勵，使我可以撐過來。我希望這次經歷能和病痛中的人分享經驗，也時刻提醒我要更深更深的倚靠神。